

東園叢說

上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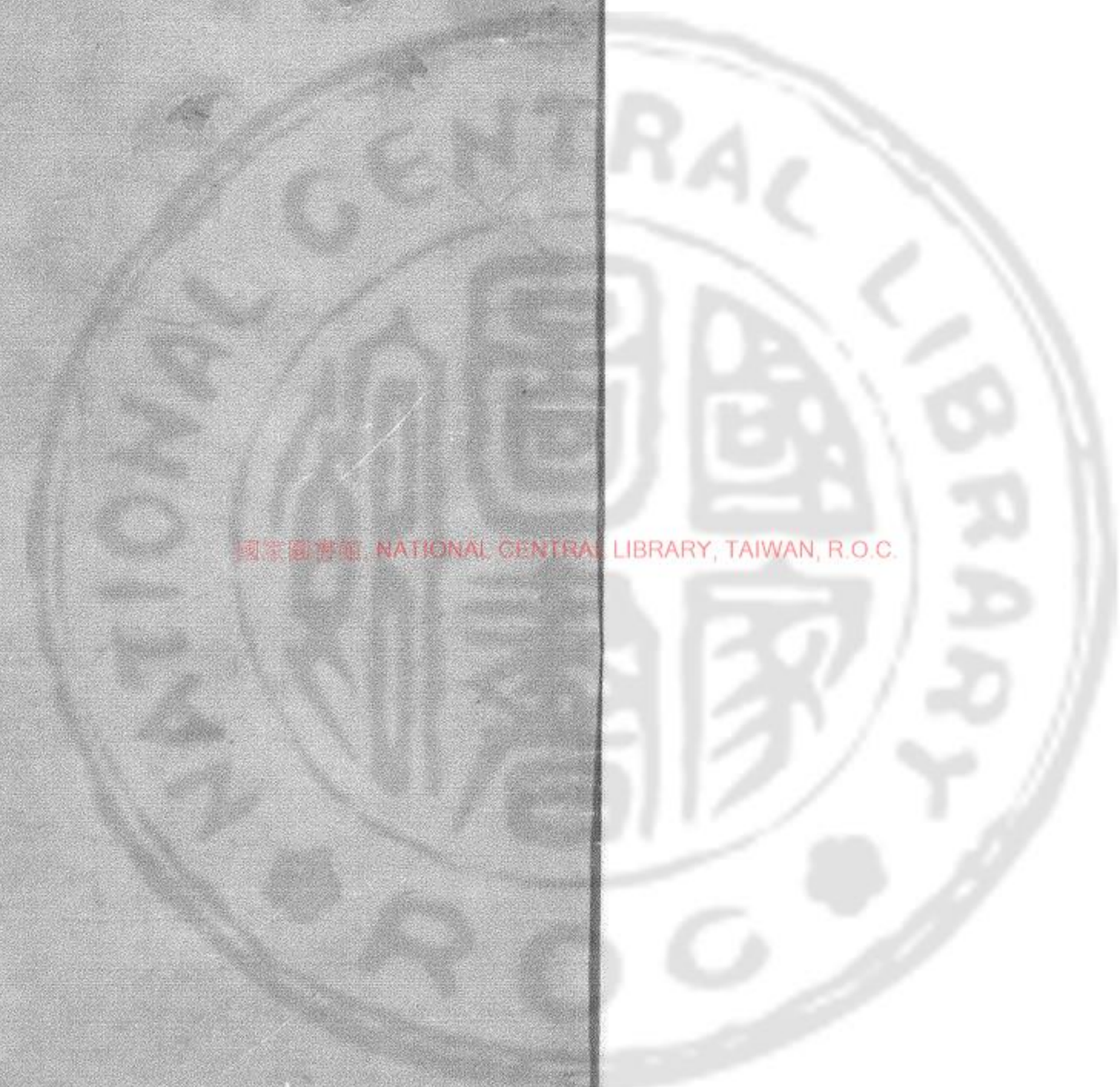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東園叢說

書去有漸親政共曰年之伊于書後有重  
裝不可日其破碎易去應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書文淵閣本上中下三卷昔嘗編入指海第三集頗有脫誤可疑爰無從  
補正姑仍之頃綠卿中翰示我本共上下兩卷其下卷即閣本之中  
下二卷與上卷卷帙本相若不知閣本何以中分卷末附判府吳大  
鞅劄子則閣本所無書中於匡字貞字桓字娠字避作康作正作洹  
作遇又於太宗仁宗高宗朝廷上意等字皆提行或空格劄子亦有  
提行處當是宋本原式惟籌邊條國家祖宗句誤連蓋仿抄非影  
寫故中亦不免脫誤也然以校閣本則賴以補正者甚多其大者下卷有  
執中無權之說浚井焚廩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帛三條閣本以其誹  
孟刪去其月蝕衝土王氣候三條閣本脫去中間十八行而以氣候條後  
半節接月蝕衝條前半節聯合為一非此本則不復可讀矣按李如麓  
仕履無聞惟據自序知為括蒼人而官桐鄉丞又據三江條知其曾為通



州酒官然宋時括蒼並未置縣當屬台州之仙居言括蒼者就其居之所近耳  
又宋時亦無桐鄉縣觀其劄子於吳稱判府而吳稱李為知丞是時桐城  
屬舒州則桐鄉當指桐城吳為知州則丞乃屬官故相稱謂如此提要援  
心德崇德志載李為崇德人官桐鄉丞今桐鄉古崇德縣地豈因此致誤耶  
抑李晚遷崇德耶其載李字季暉他書所未見又言所著有東園叢說及  
樂書則適與劄子中樂本一語相符不知志何所據也又書中自序題紹興  
壬子周庭筠跋題紹興甲寅閣本誤熙為興提要據之謂壬子為紹興元年  
甲寅為紹興三年而書中載有紹興六年以後事及稱高宗廟號且語孟  
合稱不似南宋初語北辰一條似曾見集注其論渾天蓋天亦似歐羅巴  
入中國後語遂疑為近人偽託按紹興元年乃辛亥非壬子三年乃癸  
丑非甲寅紹興三年壬子五年甲寅距紹興初凡六十年書中坡詞條載  
其父與王子冢同直祕閣語東坡卜算子事在紹興三年云其言三蘇  
事甚多愚幼小不能記憶則可知著書作序不在其年明乎紹興  
乃紹興之誤則又可知李與朱同時朱子論孟集義序作於乾道壬  
辰李或曾見其稿且北辰之說發之沈存中何不集注蓋天即渾  
天梁崔靈恩已有此說理本易明人何必歐羅巴觀其地深厚之教及天地之形諸說於  
地圖之理全未解得必非曾見歐羅巴書者提要總以一字之誤不  
及致洋遂生輾轉耳今既得此本校正渙然冰釋漫誌卷首以  
復於 韓君見舊抄本之可貴如此願 韓君寶之也

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冬至前一日南漚張文席識

東園叢說序

僕頃年僻居語兒之東鄉既無進取之望  
又不能營治貲產日與樵漁農圃者處羹  
藜飯糗安分循理亦足以自樂時時披閱  
文籍省記舊聞隨手筆之遂成卷帙其間  
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曆數之說無不有之  
目之曰東園叢說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者  
殆將有取焉紹熙壬子三月下澣桐鄉丞  
括蒼李如篋序



東園先生李君少遊上庠博學多聞與  
紹興諸倫魁皆友善平時上下論議出入  
經傳前言往行靡不識錄庭筠來吏桐鄉  
密邇南廡暇日授以一編得償未見之願  
謹輟俸以槩諸梓其於學者亦有助云  
紹熙甲寅正言建安周庭筠敬書

東園叢說卷上

春秋說

春秋行夏之時

夏正月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各用其  
月為歲首也建寅則稱正月書云正月朔旦  
受命于神宗是建寅則稱正月也建丑則稱  
十有二月書云十有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  
鬯王歸于亳是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建子  
則稱一月書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建子

則稱一月也一月者謂是歲首稍變於夏商  
而謂之一月其實十有一月也詩稱一之日觶  
發二之日栗烈謂十一月十二月至言四月秀萼  
五月鳴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據夏正而言  
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以見此月歲終十月  
則歲首矣以是考之三王之歲首惟夏正建  
寅稱正月二代雖或建丑或建子初不稱為正  
月秦漢間雖用亥月為歲首只稱冬十月亦不  
稱為正月孔子作春秋將立一王之法以夏正  
得天春秋之法行夏之時蓋用周正紀事而  
以春王正月揭於其首其實則冬十有一月  
也不然豈得以十一月而強指為春正月哉只  
緣左氏不曉聖人垂法之意遂斥言元年春  
王周正月後儒因是相沿遂云商用建丑為  
正月周用建子為正月使春秋行夏時立法  
貽後之意晦而不彰左氏之失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說者皆謂黍離之詩降於國風是謂詩亡非  
也孔子序詩國風雅頌各從其躰初無褒貶  
去取在其間也按周召分陝之時周家已有天  
下關雎美后妃之德王者之事也為其是風  
躰故謂之國風得於陝之東者為周南得於  
陝之西者為召南豳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與夫東山之作及周公遭  
變之詩亦同在國風亦以其是風躰故也但國  
風之中有正有變足以明政之得失時之盛衰  
耳黍離之詩所謂變風者也不列之國風將  
何以處之處之雅乎處之頌乎皆所不可故列  
於國風而非所謂降也不然則二南豳詩俱  
謂之降可乎且如大雅版蕩召旻之類雖周  
室大壞無綱紀文章其躰實是大雅只當列  
之於大雅之中又可降之於風耶故知黍離  
之在國風其躰是風而非降也然則孟子所  
謂詩亡者何也蓋嘗考之國風之詩如鄭

莊衛宣齊桓秦穆襄晉昭獻之類皆孔子  
傳聞之世所作雖變風居多亦本於人情而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未泯也孔子所聞所見  
之世亦安得無詩國風無見焉者止乎禮義  
者無有也此孟子所謂迹熄而詩亡者也非  
謂黍離列於國風而云也然則春秋何以始  
乎隱究觀黍離雖作於平王之時而其顛覆  
之禍幽王為之也其它刺平王者如行役無期  
度不恤其民屯戍于毋家凶年飢饉室家相棄  
之事亦衰世之常春秋豈猶是而作哉逮桓  
王之立諸侯背叛王師傷敗如左氏所載周鄭  
交質取溫之麥尚猶可言至於帥師以取成  
周之未甚至於射王仲有則諸侯蔑視周室  
無復有王矣王者威柄自此絕矣桓王之立  
實當隱公即位之三年故春秋自此而始為  
無王而作明矣若以東遷之後王政之失始  
於平王而春秋作則當自惠公始而不當始  
乎隱也杜預以為隱公讓國之賢君故春秋

以為始亦非也聖人立一王之法豈以讓國之一節而為春秋之始哉

春秋感麟而作

孔子嘗語子夏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又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麟鳳之至河洛之出圖書乃上天休嘉之應有明王者出然後見也孔子大聖人也必有明王者出然後其志可得而伸而其道可得而行河不出圖鳳鳥不至孔子蓋傷無明王者

作其事業終不得有見於當世也至魯哀公之西狩麟偶見獲孔子反袂掩面而嘆曰胡為而來哉蓋傷明王之不作已志之不伸而麟至之無從也且謂其道不行於當時要必垂之於後世於是作春秋垂一王之法若曰後世有明王者作必將舉而措之以其書感麟而作故至於獲麟而止志在春秋者如斯而已矣其書既存一王之法則其施設之所寓焉者無非天子之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正謂定天下之邪正成天下之事業皆天子之事非孔子欲身為天子之事也李厚作春秋總要序見孟子有此說遂云孔子以天子之事為已任殊不知孔子只是思得明主以行所蘊既終不可得於是作春秋見諸行事以明已志耳豈可以匹夫欲以天子之事為已任哉如先儒黜周王魯之說孔子素王丘明素臣之說皆不明夫子作經之旨

### 黜周王魯

春秋書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新周也黜周王魯之說蓋啓於此新周者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後周有天下則宋祀為二王之後今王魯則以周宋備二王之後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說從此濫觴又見黍離之詩列於國風而魯僖之頌又繼周頌之後王魯之說遂得援以為證惟深識之士則知聖經之作皆自有意義也

###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蓋嘗論之周自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之後天子未嘗有巡狩以朝諸侯之事由東遷而來亦未嘗有諸侯朝王之舉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天子巡狩諸侯朝王之書蔑如也獨僖二十八年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書魯公之朝則諸侯之朝可知已天子為巡狩之舉諸侯即其所而朝之最是東周一時之美事晉文之力也而傳乃有不可以訓之言何哉且明德之言杜氏以為明晉文之德其言是也詳究其事文公召王以諸侯見初非欲自尊大蓋以當時周室衰微諸侯蔑視王室無復有宗周之念者晉文欲率諸侯朝周以明上下之分又力有所未及兼之皆使去其兵車以入然後可苟不能去又使天子何以自安故使天子出狩因率諸侯以朝之其意甚美其謀甚婉矣春秋正色而書之無少貶焉所謂譎而不正者元不在此若以為貶則以

錫命之失遂削去天字君迺為臣之所召而  
反稱天王何也直書天王狩于河陽又書公  
朝于王所辭無所貶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  
集傳亦嘗明此意後之釋春秋者皆不能  
到也

### 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經文云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文皆曰齊  
人來歸衛寶按書稱俘厥寶玉衛俘衛寶  
其實一也但以俘為寶則掠取分受之罪不彰  
也當以左氏經文為是

### 盟于召陵盟于表婁

孔子作春秋與奪之義昭然可見如齊威公伐  
楚屈完之詞未服師進至于陘楚人懼使屈  
完來盟于師夫楚人來盟則其心已服矣於  
是退師召陵而與之盟示不迫而強之也其  
仁恕之心待楚之禮可謂兩盡矣故春秋書  
曰楚子使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蓋美之  
也晉卻克伐齊敗之于鞏進至表婁去臨淄

纔五十里齊人大恐使國佐如師晉人方且欲得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至使齊人不勝其忿無暇滅亡之恤而有收合餘燼皆城借一之言於是遂盟國佐于表婁故春秋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蓋疾之也齊威退師于陘以盟屈完卻克即表婁以盟國佐二事中禮違禮觀聖人所書之文彰彰可觀矣

### 紀季紀侯

春秋誅三叛人以懲不義皆以地出奔者又諸侯失地名紀滅於齊所書有可疑者方齊襄修九世之憾志乎滅紀自取邢鄆部之後紀之國勢已危矣紀季不能與紀侯死守廼以鄆邑入附於齊與叛人何異春秋方且嘉而稱其字見褒與季子仲孫等同又且書入若內弗受然紀侯不能効死而弗去至於亡國既不言滅又不斥其名書紀季則曰紀季以鄆入于齊書紀侯則曰紀侯大去其國何也

原其所以蓋紀之不能抗齊終必見并紀季知其不免於是以鄒入齊以存宗廟且使其姑姊妹親屬得有所歸其以邑附齊非以為利也紀侯初非不道以取滅亡見迫於齊力不能以自全死守徒斃其民無益也於是委而去之去其國亦非為身謀也故二者之書紀季之事不惟異於三叛且取貴於春秋紀侯之去國不惟異於失地之君且有去之稱其後書并姬歸于鄒則知紀之宗社尚存於鄒者紀季之力也書去其國邑鄒之宗社猶得以存安得與叛人并失地之君同日而語哉予謂紀季之賢不可望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賢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似

易說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卦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講易



之家解釋三驅之義或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為三驅或以湯網三面為三驅非惟不曉三驅之義併與一文之義曖昧而不明矣夫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說者未之詳也大司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二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屬皆集於第一表之中皆坐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二表而止皆坐是一驅也鳴鐃振鐸又作驅逐奔驟至第三表而止皆坐是二驅也又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四表而止皆坐是三驅也此王者田狩三驅之說也比卦九五取此為言者蓋比卦五爻皆陰惟九五一爻是陽又處尊位為群陰之所附是天下顯然比之者也考其象則坤為輿眾陰為徒坎為豕坎之變為離離為飛鳥以車徒而逐禽豕即有三驅之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蓋上六一爻居前獨後於

衆陰又坎為險是衆陰比於九五惟此一爻恃陰而不附以三驅之義言之是在前進而飛去之禽也夫禽之迎而來者順也順則取之背而飛去者逆也逆則舍之夫聖王在上天下皆比附其間有不服者聖王豈肯強之而必欲其比附哉置之度外從其自去而已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卦上六一爻即虞氏之三苗是也

### 坤六五

伊川先生解易甚明白惟坤卦六五解得未盡

伊川云坤雖臣道五實尊位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聖人有黃裳之戒焉按易六五一爻坤卦之至美故曰黃裳元吉孔子釋之曰文在中也又於文言敷暢其義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既曰正位居體安得有羿莽女媧武氏之氣象不知程氏如何發此論

### 三五以變

繫辭言三五以變錯總其數說者多引河圖五  
居中央戴九履一左三右十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  
說以為縱橫十五是謂三五以變三五則然其  
變維何也夫三以變者伏羲之八卦是也八卦之  
畫三舉乾一卦言之乾一變巽二變艮三變坤是  
三以變者也五以變者周易之重卦是也重卦  
之畫六以乾一卦言之一變遇二變遯三變否四  
變觀五變剝六變復變第三畫為晉為遊魂  
七變復變下三畫為大有為歸魂遊魂歸魂  
是五變之後再變之卦故只言五變而不言七  
變即是五以變者也三五之變錯於三百八十四  
爻之中而總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錯總其  
數可知矣

參天兩地

繫辭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儒者往往說得不  
甚切當王弼注云參奇也兩耦也七九為陽六  
八為陰奇耦是也參兩倚數之說則未聞也  
夫數之所由起本於五行生成者是也夫天

一生水成於地六地二生火成於天七天三生木成於地八天五生土成於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考之天之生者三地之生者兩天三地兩數之所由起故曰三天兩地而倚數又五行生成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十九者三三也十者兩五也亦得為三天兩地

### 六者三材之道

繫辭云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九卦六畫皆具三材下二畫為地中二畫為人上二畫為天以乾一卦觀之故九二曰見龍在田是下二畫為地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是中二畫為人也九五曰飛龍在天是上二畫為天也

### 生著

繫辭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蓋能以吉凶失得預曉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不能與人相接故聖人生揲著之法探神明所為吉凶失得者以示於人使人知有避就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也揚雄認錯此意以為聖人有以幽贊於神明

而生出蒼蒼草也故太玄云混渾天地而產蒼蒼  
矣

### 太極生兩儀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卦定吉凶後儒便以兩儀為天地兩儀既  
為天地而八卦中又有乾坤何也殊不知此一段是  
聖人言生蒼蒼之法也四十九莖聚而為一者太極也  
分於兩手而為二者即有陰陽二氣是兩儀也既  
分陰陽揲之則有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是四象也  
遇老陽則其策三十六遇老陰則其策二十  
四少陽則其策二十八少陰則其策三十二老  
陽之策三十六是九揲之數也故九為老陽老  
陰之策二十四是六揲之數也故六為老陰少  
陽之數一十八是七揲之數也故七為少陽少  
陰之策三十二是八揲之數也故八為少陰七  
八九六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安用外求其說

### 易有八法

易之書其法有八曰貞悔曰對變曰反對曰互

體曰之變曰世應曰納甲曰飛伏明此八事可  
與言易矣凡重卦內象為貞外象為悔舉一  
卦以明之如雲雷屯 二二三 坎上 震下 即震為貞坎  
為悔 對變者如乾對變則為坤 反對者  
如屯 二二三 坎上 震下 反對為蒙 二二三 坎上 艮下 互體者如屯  
二二三 坎上 震下 自第二爻至第四爻即有坤體自第  
三爻至第五爻即有艮體是互體也 之變  
者易以變為占揲出少陽少陰則其爻不  
變揲出老陽老陰則其爻變所謂變者陽  
爻即變為陰陰爻即變為陽也以乾坤二卦  
舉一爻以明之乾卦六畫皆陽 二二二 乾上 乾下 若  
第一爻揲出老陽即變而為姤 一三三 乾上 巽下 坤  
卦六畫皆陰 二二二 坤上 坤下 若第一爻揲出老陰  
即變而為復 二二三 坤上 震下 是為之變也 世應者  
如乾之初九變為陰而為姤則姤卦初六為  
世九四為應三 應二世是為世應納甲者以  
六十甲子納於八卦爻中也乾納甲壬坤納乙  
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

列之于左

乾一戌壬 一申壬 一午壬 一辰甲 一寅甲 一子甲 坤一酉癸 一亥癸 一癸乙  
 一巳乙 一未震 一戌庚 一申庚 一辰庚 一寅庚 巽一卯辛 一巳辛  
 一辛辛 一酉辛 一亥辛 一丑坎 一子戊 一戌戊 一申戊 一辰戊 一寅戊  
 離一巳巳 一未巳 一酉巳 一亥巳 一丑巳 一卯艮 一寅丙 一子丙  
 一丙丙 一申丙 一午丙 一辰丙 一寅丙 一子丁 一戌丁 一申丁 一辰丁 一寅丁  
 一巳丁 飛伏者如乾卦初九是甲子變為姤卦  
 姤乾上巽下巽第一爻是辛丑是辛丑是辛丑為飛  
 神甲子為伏神也它皆倣此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孔子於鬼神之  
 事未嘗言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繫易  
 則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夫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舍易無以明之而  
 非可遽以語人者也觀八卦之變則鬼神死生  
 之情狀始終之義昭然可觀矣凡卦至第六

變為遊魂精氣盡於此矣是死而為鬼神者也至第七變為歸魂是精氣復返再生而為人物矣蓋八卦之變皆七與正卦為八八卦之變是為六十四舉乾坤二卦之變以明之圖之于左

乾三三三乾上乾一變始一三二二巽下二變遯二三

三乾下三變否三三三坤上四變觀二二三巽上五

變剝一三三艮上至剝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

爻是乾本體精氣為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却

變第三爻為陽於卦為晉為遊魂一三二二離上

則乾之精氣盡矣卦為遊魂故曰遊魂為變乾

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為

陽於卦為大有為歸魂一三二二上則精氣復

返而為物乾體復見矣

坤三三三坤上坤一變復三三三震下二變臨三三二坤上

三變泰三三三乾下四變大壯二二二震上五變夬

三三兌上至夬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

坤本體精氣為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却變



第三爻為陰於卦為需二二二上坎坤之精氣  
盡矣卦為遊魂故曰遊魂為變坤之本體全  
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為陰於卦  
為比二二二坤下為歸魂精氣復返而為物坤  
體復見矣震巽坎離艮兌准此

### 六日七分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震兌坎離四正之卦  
二十四爻為二十四氣外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每  
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爻為一歲之日按一暮之日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則不  
足者五日四分日之一矣於是分一日為八十分五  
四分日之一計四百二十分均該於六十卦之中  
每卦直六日七分

### 論太玄躋羸二贊

易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不可增減太元八十一家七  
百二十九贊亦不可增減易以一爻直一日三百六  
十爻當暮之日究暮之日數則易爻少五日四  
分日之一故分一日為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四百

二十分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而周一暮矣大元以  
兩贊直一晝一夜驗暮之日數則元贊亦少四  
分日之三當如易不於卦外增文計所少之數  
分一日為幾分均該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足矣  
迺於首外增騎贏二贊夫不增二贊則所少  
者四分日之三今增二贊則多於暮之日四分日  
之一此蘇先生所謂四歲而加一日千歲之後恐  
大冬之為大夏者也蔣永林詔音集進卷中  
却云揚雄立兩贊多於暮數四分日之一者日行  
遲緩嘗至後天故雄多此分數以追足周天  
之度曆家固有此法然豈有四歲加一日之  
理按曆法至七十五年始加一日也蘇先生云  
恐大冬之為大夏却又不然曆法七十五年日  
退一度而加一日積至二萬餘年亦將大冬之  
為大夏矣然自上古至今日之行度久而必差  
故堯時中星至秦已差半次自太古至今其  
差豈勝計哉四時不至變亂者日行自有黃  
道其度雖有差須至加日四時初不易也蘇先

生是據冬至日在斗度夏至日在井度差至於非則大冬為大夏矣不知自有黃道之運故也

書說

召公不說

書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大聖召公大賢何故不相知心而有不說之意詳觀君奭一篇蓋緣召公欲避位而去周公作此以留之一篇之中盛稱召公當文武之時輔佐二人心德契合周家所由得天下有無窮之休美皆召公之力在今日不可不成就文王光大之業召公既疑周公而不說周公安可無一言以曉喻之而亟稱其美似非人情周公不為也又召公不說周公在居攝之時庸或有之今已復子明辟同為師保而尚不說必不然也詳究其事周公召公當文武之世以至於有天下皆有大勲傳稱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前翦商一事其謀決於周公太公則其勲名又與召公不同况又居攝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其功又非

人臣之所能為者方其朝諸侯於明堂召公以下皆嘗北面而事之一旦復子明辟遂同為師保左右成王師保位望敵躄召公之心有不能自安者故欲引去不敢與周公比肩如是而不說耳豈相忌而不說哉蘇先生稱孔子厄於陳蔡其弟子自能相樂周公在位而召公猶且不說是周公之富貴不若孔子之貧賤蘇公豈不知此一時驅駕其說以為文耳學者不可以為實

### 江漢朝宗于海

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按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以其能獨赴海也水之赴海皆有朝宗之勢何獨於江漢言之且江漢合於夏口去海尚二千餘里即有朝宗之說何也嘗推原其意蓋江水逕夷陵而東至于夏口漢水逕漢中歷魏興上庸興勢襄陽而南入于江皆荆楚之境其南當虞夏時則為三苗之國以虞氏之化而尚且弗率逮有商之際荆楚復為患故詩云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周之衰昭王南征而不復春秋之時荆楚僭

號稱王常為中國病故傳曰有王者則後服  
無王者則先叛蓋其民輕剝喜亂歷世患之  
聖人因二水合并東趨于海故為朝宗之說以  
示訓猶曰水尚有朝宗人而不知尊君親上之義  
乎孔穎達疏略言其意而言之未詳唐杜工部  
更天寶之亂作詩多出於忠憤措意甚深而用  
事不苟其詩有曰蜀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朝  
宗人共仰盜賊爾誰尊蓋用尚書江漢朝宗之  
義也

### 和夷

書云岷嶓既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氏云  
和上所居之夷和讀曰洹其地去古既遠莫得而  
詳也予讀寰宇志洮州美相縣本後問之洪和  
郡周明帝武成九年置洪和郡屬岷州武帝  
時郡省以縣屬同和郡即岷州也後魏  
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故以為名尋改  
為同和郡郡之政和縣有當夷廢城唐正觀二  
年亦置當夷縣於此書稱岷嶓既又蔡蒙旅

平和夷底績今岷洮二州之間郡縣有同和洪  
和政和之稱岷州溢樂縣有步和川又有當  
夷縣之名名号之起必有由來又在岷嶠之間竊  
意和夷之地蓋在於此也鄭氏之說無所經見非也

### 湯始居亳將治亳殷

成湯所居之亳與盤庚所治亳殷實是兩地  
成湯所居之亳帝嚳嘗居之帝嚳有商之祖  
也故曰從先王居盤庚所治之亳乃亳殷之地故  
曰新邑成湯之亳在今應天府穀孰縣之地盤  
庚所治之亳在今河南府偃師縣之地諸儒  
多以為一地其實兩地也契始封商縣故國号  
為商至盤庚都亳殷於是始有殷之稱至  
高宗又遷居河北之朝歌

### 洛邑

洛邑為地之中按史記周紀武王有天下已有  
營洛之意故先置九鼎焉周公相成王成武王  
之意經營洛邑觀召誥洛誥之書定都之計  
決矣然而竟不遷都姑以周公君陳畢公相

繼尹之成康之世四方無虞太平數十年迄無  
遷都之舉推原其事蓋緣商家賢聖之君  
六七作遺德在民之久周家雖得天下關東之  
民懷商之意未泯也三監之叛其民有反鄙  
周邦之語自非周公定之關東之地已非周  
有矣由是姑保關中百二山河之勢以臨制  
東方遂無都洛之舉也如遷殷頑民正如漢  
高祖遷齊諸田楚昭屈之類蓋撥其強宗以  
杜其亂耳

### 三澁

漢水過三澁至于大別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  
咸以為三澁水名也許氏曰澁者埤增水邊土  
人所止也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  
句澁以伐諸庸宣公十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  
漳澁定公四年左司馬成敗吳師于雍澁昭二  
十三年司馬遂越澁于蓬澁服虔云或謂之  
邑或謂之地南陽涇陽之間涇水之濱亦有  
南澁之稱禮部韻注亦云水邊土人所止其實

水際之地也究其他水際未有稱澁者諸以澁為名皆漢楚之地恐是其土人以水次為澁也所謂三澁莫究其所在又按定四年吳伐鄭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三澁與二別皆漢水近江之間地名也

### 浮磬

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云水中石可以為磬泗水中今無此石按淮陽下邳縣西南八里有磬山先朝於此取磬石以供樂府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恐指此為泗濱也今三衢亦有浮石蓋其石傍岸而生浮於水上又端州細石好硯甚輕薄土人亦謂之浮石僕意泗濱之浮磬亦其石輕細績密以浮稱之耳

### 三江

按禹貢於揚州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不言三江所在鄒道元注水經引庾仲初揚都注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東江為三也又



禹貢言漢水東為北江入于海江水東為中江入于海安國志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亦不言何者為北何者為中何者為南兩漢地理郡國志注並云北江在毗陵北東入于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桑欽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酈道元曰江出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蓋言蕪湖之江注于太湖逕松江以入于海也水經又指是水為南江詳觀諸儒之說震澤與大江其中各自有三江據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疑若震澤中自有三江也其言江漢之水則曰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有北有中不應無南是大江之中自有三江也蓋嘗深究之其實不然禹貢於揚州之境所謂三江者併震澤與大江之水而言之也予觀桑欽水經酈道元為之注其言水之源流支派至詳且悉然二子言江漢之水自彭蠡而下甚有踈舛如言北江自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今大江自京口以東至江陰界舊屬毗陵謂之毗陵東

北入海然也至言中江自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其說踈矣按今太平州蕪湖縣其南有水通大江其水自蕪湖東至黃池鎮又東至銀林遂絕不通自銀林十八里謂之東埧有水運溧陽宜興入于太湖故今以東諸州之運必經由大江東至京口以入運河以隔於銀林之埧故也蓋前代蕪湖之江嘗運溧陽宜興以入于震澤是為南江漢志所云陽羨即宜興也宜興之水首受蕪湖江水運縣之南是曰荆溪後以江水浮溢於太湖為吳中之患故為之堰以限之則水經指蕪湖之江以為東通太湖且謂之南江其言亦未無失也蓋其水舊通太湖運今蘇州吳江縣之松江東北入青龍江以入于海者是也按吳地秦時雖併屬會稽郡後分為吳郡故漢志言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不言會稽蓋後漢時陽羨已不屬會稽也酈道元注水經作於後魏之時與桑欽之水經俱云會稽陽羨而酈道元且謂與浙江合豈不妄邪又指蕪湖之水為

中江皆不然蕪湖之水東至陽羨者乃南江也僕  
平常疑諸儒之言三江者而未究其實後為通  
州酒官自蘇州常熟縣福山登渡抵通州琅山  
岸其江面逕八十里八十里之中其水有二道最深  
而流且急土人謂其北者為中洪南者為南洪洪  
亦曰濡兩洪之間皆沙夾海船皆不可行其可通  
行者必於兩洪之中惟小舟食水不深者方可徑  
渡予方悟三江之說其二蓋在於此并蕪湖之江舊  
通太湖由青龍而入海者是為三也後又咨訪其  
迹通州琅山之東北海門縣界有地名三江口又  
東則青龍江入海處乃吳越春秋稱范蠡去  
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然後知三江  
之言實主於此可以無疑其實江漢之水自夏口  
併流東會于彭蠡至京口以東漢水則分而為北  
江江水則分而為中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舊通  
太湖出吳松注于青龍併入于大江者是為南江  
此所謂三江也方三江之堙塞震澤之水不得其  
所歸而為一方之害三江既入則震澤底定宜矣

竊意三代之前大江東下江漢之水分為二洪竝流東注其中蓋有斥鹵之地以分其江域去古既遠日漸坍塌遂成沙夾至今惟見一江之中其流有二水深而流急耳然大江之二洪予以為江漢之水禹貢之所謂北江中江者則今之中洪乃北江南洪乃中江而北人乃以中洪南洪為言者實由北江之水去北岸最遠居於水面之中故土人指為中洪又居其南者則指為南洪其實今之中洪乃禹貢之漢水東為北江者也今之南洪乃禹貢之江水東為中江者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東注震澤自青龍併八大江之尾閭者實為南江故曰禹貢之所謂三江併大江與震澤之水而言之也蘇先生子瞻常論三江以豫章之水為南江併江漢為三江詳禹貢之書揚州界言三江既入豫章亦揚州之界也然江漢之水自會于彭蠡之後方曰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而豫章之水乃今江西瀨溪與鄱陽等水會于彭蠡者也安得援此以為南江哉然大江之流水之併歸者却有三江西自蜀郡而下東至于海者中江也

西北自漢沔而東至夏口而南入于大江者北江也西南合瀟湘澧沅之水會于洞庭至巴陵西合于大江者南江也則荊州界亦可以稱三江但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據揚州之境而言亦不得用此以為之解也

## 二禮說

### 月令中星與堯典不同

堯典仲夏之月日永星火謂心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夏之月則昏亢中堯典仲冬之月日短星昴謂昴星

昏中也至月令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考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率差半次所以如此者蓋緣日行遲緩月行疾速日之行日行一度月之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就其中日之行又不能無毫釐之不及故歷家率五十年而退一度議者謂五十年為太過率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堯時冬至日在虛宿故昴星昏中至呂令二千餘歲合退三十餘度冬至日在南斗故東壁昏中也自漢而下以迄于今中星之差亦可得而推也又堯典中星只以二十八宿為言至月令二十八

宿之外又指弧建二宿以為言蓋由二十八宿之中井斗度最多昏旦中星人目所覩春分之節井星氏昏中斗星旦中二星其度既闕昏時井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井度中也旦時斗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斗度中也目之所覩見其星已西而指為中星則不能不惑弧在井度之內昏而正中建在斗度之內旦而正中故又取二星以正昏旦也

祭

凡食必取少許置於噐中以祭先造飲食之神今人謂之出生者是也故禮云飲食必祭示有先也周禮膳夫受噐器人君之祭噐授之膳夫也魯語云君祭先飯謂侍食於君祭則先飯而次及其他也

喪制

禮經五禮之中喪禮最詳儒者以無益於進取講論所不及以古人所重因叙其略凡死有復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有葬有虞有祔士庶人始死即升屋而號曰皋某復若君則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以生時嘗所往處也在道則升車而呼復者蓋以

旌招其魂而欲其復盡愛之道耳其旌即謂之重  
置於坐以受奠享及已葬反而虞祭始為木主其  
旌則或綴諸主或藏之故禮曰殷主綴重焉周  
主重徹焉其旌今世俗謂之兆揭於竿及置於坐  
上者是也始死既復其魂已不返矣而後浴尸惟  
君用鬯蓋以香草置湯中以浴尸也春夏即用夷  
盤貯冰以寒尸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也既浴  
楔齒綴足惟堂楔齒用角柶以通餼含也綴足謂  
聯綴屨履之屬惟堂者男女方亂故惟堂惟堂即  
換新衣遷尸於戶內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  
夫縞衾士緇衾皆一先歛衣次歛衾以絞束之然後  
加冒殺君錦冒黼殺大夫玄冒黼殺士緇冒頽殺  
凡冒質長與手齊蓋以韜尸也殺者冒之下韜足  
者也小歛又加夷衾歛已徹帷末有席天子七日  
大夫五日士三日而大歛大歛亦布絞然縮者三橫  
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  
大夫陳衣于房東五十稱士陳衣于序東三十  
稱奠於堂方有席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士

踰月既葬返日中而虞禮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虞置木主用桑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而成事是日也以言祭易喪祭其變而之吉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檀弓云豈若速返而虞者蓋欲死者速有所依也至祔於廟又易虞主周人以栗

### 七廟九廟

鄭玄之說王者親廟四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周家七廟后稷為太祖文武二祧不遷故有七廟王肅則以為王者親廟六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周家文武二祧不遷共為九廟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周以前已有七廟不緣文武二祧而七當以王肅九廟之說為是

### 祭存三古

凡祭必存三古郊血大饗腥上古之禮也體其犬豕牛羊中古之禮也實其脯簋鬯豆鉶釜近古之禮也血腥未有火化上古之俗然也體薦則爛湯中古之俗然也至於脯簋鬯豆其食物脰矣大羹



不致滋味鉶羹則加鹽菜之屬近古之俗然也蓋  
祭祀之禮求之上古又求之中古又求之近古備古  
今之禮以交於鬼神於彼乎於此乎庶乎或饗之也  
故禮曰郊血大饗腥一獻爛三獻熟又曰血腥爛臄  
祭皆備三古而言鉶釜當作羹為是

###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則有九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據  
三年而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已有九年之食而必三十  
年通計方有九年之食者蓋三十年本合有十年  
之食緣三十年之中有十二箇閏月多用一年之食故  
通計只有九年之食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以國用不  
乏衣食足則知榮辱人之情也故必待三十年而王  
化洽也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熟貢賦皆  
入然後制國用計一歲所入之數而四分之用其三  
而舍其一至三年人足三分可支一年故三年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必有三年之食三十年之通而有九  
年之食也

## 土圭測景

洛陽陽城縣舊屬河南府今屬許州周公測景以求地中之處也其測景之法蓋為表八尺以立於其地又為土圭長尺有五寸卧於表之北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影與土圭齊謂之地中迺於此建王國焉若表立於此地之南則景長其地多暑立於此地之北則景短其地多寒立於此地之東則其地多風立於此地之西則其地多陰周禮稱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指陽城日景而言也南北之景率千里而差一寸惟陽城日景尺有五寸為地中也

## 鄉遂

古者兵農一體周家周遂之制兵寓其中近國為鄉為鄉者六郊外為遂為遂亦六其鄉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則五家為鄙五鄉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其兵制則五人為五比與鄰之夫也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閭與里之夫也四兩為卒卒百人族與鄰之夫也五卒為旅旅五百

人黨與鄙之夫也五旅為軍軍二千五百人州與縣之夫也五軍為師師一万二千五百人鄉與遂之夫也蓋鄉遂各有万二千五百家各有万二千五百夫六卿率之鄉則出征伐遂則居守魯人三郊三遂是大國三卿也

周家不用商聲

大司樂祭天神地示人鬼備宮角徵羽四声不用商声者周家木德金尅木商声金也故不用

大宗小宗

古者諸侯卿大夫皆世襲嫡子既襲爵位其庶子謂之別子別子不得祭宗廟故自別以下則自為宗別子之嫡長子與嫡長孫相繼而下為大宗凡自別子出者皆宗之不遷之宗也禮所謂宗其繼別者百世不遷之宗者也其別子之庶子則又自為宗庶子之長子長孫相繼而下為小宗自庶子出者皆宗之至五世則遷禮所謂繼禰為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庶子為禰繼禰者庶子之子也近代既無世襲則無大宗惟宗室則當有

大宗小宗而無其制故蘇先生欲使天下皆行小宗繼禰之法蓋欲聯宗族以教親睦也

###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禮醫師云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人之身其陽竅七陰竅二摠陰陽為兩有疾而為變其事顯然而可知者也所謂兩之以九竅之變者也心肺肝脾腎與胃大腸小腸膀胱為九臟其中有變不可得而見而其血脈之動常觸於寸口醫之能知者必於人兩手臂高骨之下用三指測候之九藏之動不逃於三指之下因以決人之安危生死和緩俞衲之流不能舍此而已疾也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也

### 陰德陽德

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所謂陰德陽德曰陰陽者非可耦之陰陽也蓋主言隱之與顯也漠然無朕兆之可窺者陰德也顯然有可驗之形者陽德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根於性情出乎天產者也是

漠然無跡之可窺者也此七情之發不以中禮防之則人偽勝而天理滅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耳目口鼻手足之見乎軀體之間者出乎地產者也是顯然有可覩之形者也其視聽言動不以和樂防之則倡狂非僻無所不至故曰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而禮者所以制中而樂者所以通和也聖賢不愧屋漏而每謹其獨如怒不遷而過不貳是以中禮防其內者也步趨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和鸞之節燕饗則有聲歌在御則有琴瑟手舞足蹈而非僻無自而入是以和樂防其外者也

### 詩說

#### 周南召南

詩序稱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稱用之何也按儀禮燕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鄭氏云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周南召南風化之本故謂之鄉樂蓋周房中以及朝廷饗燕與鄉射飲酒俱用之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

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為即與用同也

### 荜苜

荜苜韓詩直曰車前今俗人謂之蝦蟇衣者是也  
山海經則以荜苜為木云實似李食之宜子生於  
西戎按二字從草安得是木又荜苜之詩係周南  
所採之詩既生西戎周南之地在陝之東其人安得  
而采之因以為詩也

### 長庚啓明

詩云西有長庚東有啓明先儒多以為一星在西  
為長庚東為啓明非也夫在西者昏見在東者  
未明先見是啓明居日之前長庚居日之後若是  
一星豈應一昏旦之間昏在日後旦在日前之理按  
五緯之中金水二星常隨日長庚啓明迺金水二  
星也漢書高紀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高允崔  
浩並以為不然蓋緣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十月日  
在尾箕金水無緣會于東井也五星之聚當在五  
月耳

## 詩各有體

孔子刪詩為三百篇國風雅頌各從其體而類聚之有風體者則列之國風有雅體者則列之雅有頌體者則列之頌雅又分大小雅只言事如鹿鳴燕羣臣嘉賓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類主於一事如此之類謂之小雅如烝民大明文王之類其文非止一事往往廣及道德政化之本如此之類即謂之大雅又有一詩而備三體者豳七月之詩是也七月之詩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有風體故為豳風自為此春酒介眉壽以上有雅體故為豳雅自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有頌體故為豳頌周家祀享通用之也

### 生民玄鳥

帝王之興必有神異不可以常理推也司馬遷言后稷之生由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契之生由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故生民之詩云履帝武敏歆載震載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又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以其生之奇異故置之隘巷平

林寒氷之上以驗之而名之曰棄而玄鳥之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履巨人跡吞玄鳥之卵其事不妄矣而說者廼云詩人所言謂高禘從祀之時隨帝之步武以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禘二詩之音皆主於高禘而為言也夫帝王高禘之祀時常典耳豈惟稷契之生獨言之詳厥詩人之作遷史之言為是

我姑酌彼兕觥

卷耳詩云陟彼高崗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求傷注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用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今人燕會求席中人舉動語言之謬誤者則罰酒以為歡樂其所由來遠矣

用金銀為環置指間

詩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今世俗人用金銀為指環置於指間



以記事自古有之也

###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之詩刺鄭太子序稱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之齊女賢而不荅卒以無大國助至於見逐鄭忽失齊之援至於失國其事則然矣按文姜嫁於魯威生子同即魯莊公其母文姜淫亂為二國患猗嗟之詩嘗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有女同車之詩反謂齊女賢而不荅何也

### 關雎

關雎之詩本言后妃之德首章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夫關雎之為禽摯而有別以况后妃之德明矣窈窕淑女宜為君子之求匹是亦生后妃為言也夫窈窕淑女既主言后妃下章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所謂窈窕淑女乃后妃之所求似非主於后妃為言也既言后妃求窈窕之女又以窈窕之女為后妃作詩之躰不如是也予謂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是况后妃之德繼言窈窕淑女君子好

求迺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之義故序稱哀窈  
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意可知也夫人君  
自后妃而下夫人世婦御妻皆人君之求匹也不  
必以好求之文專為后妃也

召伯聽訟

行露之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  
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  
我訟亦不汝從蓋言當時有強暴之男侵陵  
貞女爭訟至於召伯之前其間強暴之男初無納  
采問名之儀直欲以強爭取之其訟為易決譬如  
雀之無角豈能穿其屋室家之禮不講安能強取  
其女其訟為易決也至於強暴之男有強妻禽  
之類指為納采問名之事其訟為難明譬言如  
鼠實有牙信乎可以穿屋雖有疑似難辨之  
跡亦不能欺終不汝從也此詩人所為美召伯  
之聽訟也

左傳

艮之八

揲得艮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並遇老陰  
老陽其爻俱變惟六二爻得八為少陰不變史氏  
見此爻不變故曰是謂艮之隨也圖二卦于左

艮 九六九六六  
艮上  
艮下

隨 二二二二  
震下  
兌上

此一爻得八為少陰不變

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蓋以亥  
字橫着以為筭位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絳縣老人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年之一也蓋自其年甲子至  
今來甲子四百四十有五甲子末後一甲子得甲子甲戌  
終癸未計二十日至後甲子尚少四十日故曰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四百四十五甲子總計二萬六千七百日少四  
十日則是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史趙士文伯之言曰  
數與絳老所言不差袒傳文師曠言七十三年矣計  
七十三年只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日尚有三百八十日則  
是七十四年有奇也考之魯君孫惠伯會郤成子承

筐之歲正是七十四年印文傳寫誤以四年為三年耳非師曠所言之誤也若據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七十四年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日尚多二十日雖稱七十五年可也師曠只指會于承筐之歲計七十四年者蓋絡老生在會于承筐年中不必在朔旦甲子而生只是七十四年不得以朔旦甲子計其年數也

### 風馬牛不相及

書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蓋封境相接馬牛或有風逸臣妾或有逋逃越逐不復即起爭競之端故費誓以此告戒欲息爭端也齊國邊北海楚國邊南海封境隔遠雖是馬牛風逸越逐不復之爭無緣相及何事而兵臨其地屈完問齊之意蓋如此耳杜氏注云馬牛風逸邊境之細事解釋甚當學者不照杜氏所注多憑臆說有云馬順風牛逆風兩者相背或云馬牛風逸相逐亦不及其地並失本意

### 包茅寒酒

禹貢言包匭菁茅蓋二物充祭祀之用欲致其潔

故包而又匭之也孔安國於包字下注搗杓是據厥  
包搗杓錫貢之文以包為搗杓謬矣夫祭祀所以必有  
茅者為欲縮酒也蓋古之為酒不如近代用蘆素  
為袋以取清酒其取之也頗簡率必有糟粕之屬  
不能盡去按周禮五齊曰泛齊曰醴齊曰盎齊曰緹  
齊曰沉齊注云成而滓浮泛者為泛齊成而翁翁然  
葱白色者為盎齊成而滓沉者為沉齊三酒曰事酒  
曰昔酒曰清酒清酒祭祀之酒乃沉齊也雖名為清  
仍有滓漬沉於其下故當其祭祀之際必束茅以酒  
沃其上以去其滓漬欲其清而潔也其說見於崔靈  
思三禮義宗今人有喪奠之者亦束茅一截置於  
盤中裸酒必沃於茅之上亦上右縮酒之遺制俗人不知  
此以為使若鬼神吸之鄭氏周禮注亦如此說陋矣

### 先軫

晉文之霸成於城濮之勝城濮之勝出於先軫之謀  
合齊秦之交而使楚人不得不戰軫之謀也如使宋  
人賂齊秦籍之以告楚執宛春及曹伯分曹衛之田  
以激楚之怒齊秦之交合矣楚人欲不戰而不能矣

敗楚師以釋宋圍諸侯震恐其誰敢不服借使當時之謀不如是之婉楚人雖釋宋而歸不決於一戰豈能遽然號令諸國若是其速哉但其謀詭譎非仁義之兵而點數機巧有以役使與國俾強敵亦由之而不知亦可喜也

### 兩葵丘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又諸侯盟于葵丘杜預注成葵丘云在臨淄西注盟于葵丘云陳留外黃東有葵丘蓋兩地也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

蓋連稱所成之地也寰宇誌開封考城縣東一里有葵丘蓋所盟之地也按左傳稱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使其從妹之在公宮者為間而弑襄公若非所成之地近於齊都安能謀及婦人而為公室之亂乎則臨淄西之葵丘是也又按齊威公為葵丘之會晉獻公往會之遇宰孔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若所會之地去齊稍近安得指其勤遠略

而有西為此會之言哉則考城之葵丘是也陳留  
開封一也臨淄即齊之所都

### 魚麗陣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司馬法  
二十五乘為偏蓋以車列於前以步卒伍伍相承  
於其次以彌縫偏之闕漏其陣非圓非方形如畫  
一而徹於後狀如群魚游於水面然是為魚麗之  
陣也

### 歌鍾二肆與其罇磬

傳云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與其罇磬者按周  
禮小胥凡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曰  
鍾磬編懸之十六枚而在一篋於虞謂之堵鍾一堵  
磬一堵謂之肆蓋贈晉侯以四堵之鍾也又新築  
人仲叔于奚請曲縣是欲鍾磬各用一肆以僭大夫  
之禮也蓋天子宮縣鍾磬各四堵其形如宮諸侯  
軒懸鍾磬各三堵敞其一面形如軒大夫曲懸鍾  
磬各二堵又徹去其一方其形曲也周官曰判縣士  
特懸鍾磬各一堵三方皆無只有其一故曰特也十

六枚為一架者是為編鍾編磬又自有罇鍾罇磬  
隨月律而為之制皆特懸於一架

魏絳

用兵之道要歸於廟筭晉悼公之霸其功全在魏  
絳方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悼公  
將弗許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  
我德則復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  
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於是和我三駕而楚不敢與之爭楚人不敢加兵於  
中夏者二十有五年豈非廟筭之勝乎蓋不肯勞  
師於所緩之地蓄其勇銳以全制楚人也至如章  
邯為秦將兵以臨關東關東諸雄所可慮者劉  
項雖項梁之軍再破猶未可以蔑視也而邯迺以  
楚為不足慮方且左馳右騫以獵羣寇又且引兵  
渡河盡銳以攻鉅鹿故項羽救趙而邯力不能支  
一敗而不可復振其廟筭為如何哉

其處者為劉氏

左氏士會自秦歸于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



氏由左氏突然有此句故漢儒推原其始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土會之歸別族在秦者復累之姓故班固高帝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左史亦因是得立學官劉漢之將有天下丘明其先知之耶抑附會而為之說也此一句亦甚異

### 元后

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公孺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宫生成帝為元后漢氏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揚雄作諫曰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東園叢說卷下

語孟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先儒觀極星居其所而不動遂謂以德為政者無為而治如北辰之不動而眾星拱之也其道理則是但極星初非北辰又極星雖不見其動亦自運轉未嘗不動也但其運轉也微人觀其旁星之轉動而不知極星之轉動耳春秋傳云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為大辰所謂北辰元非北極也北極與南極處天樞之中兩極

相對以運轉天體比極一星道家所謂北極紫微大帝  
者是也紫微垣中北極之旁華蓋之下勾陳之中一星  
曰天皇道家所謂天皇大帝者是為北辰星辰之至  
尊主宰萬物衆星之所拱者也其星一晝夜運轉  
一周亦未嘗不動又昔之考察星候者嘗用竹管穿  
壁以望極星終夜之間或在管之中或在其四旁但  
不出管外蓋運轉乎天樞之中其動也微耳亦不得  
為不動嘗究其所以然者蓋緣渾天之象有類於  
輪南北二極迺轂之兩端運於樞中者也夫車輪遠於  
則其轉也疾而軟近於轂則其轉也緩而微至於  
樞間轂端之轉迫而視之則見其動遠而視之則宛  
然不動也指北極為北辰且謂其不動者不達於天  
文故也孔子所言取其居所而衆星拱而已

執珪鞠躬如也

鄉黨曰執珪鞠躬如也接鄉黨一篇記夫子居鄉與在  
朝廷宗廟禮儀之事也夫公侯伯方執圭子男則執  
璧孔子魯大夫如何執圭蓋夫子出聘他邦之事也禮  
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大夫出聘則奉君之

端玉以行若其君之身至然以致其敬也魯侯爵當執信圭夫子蓋嘗持以聘鄰國也鄉黨之文自執圭鞠躬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皆言出聘異國之禮儀也

禘自既灌而往

灌字同音者三詩云裸將水于京語云禘自既灌而往易云觀盥而不薦是三字者灌與盥同義謂以水灌洗灌爵灌手之類是也裸則以酒裸獻於神者也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者灌爵之後

則行薦獻之禮禘之為祭群廟之主皆至於大廟與大禘同君釋服之後講大祭者二曰禘曰祫其後凡五年而再祭祫則群廟合食禘則主於審諦昭穆既灌之後行薦獻之禮其禮自上而下魯躋僖公昭穆不正故孔子稱不欲觀之而不斥言其故也後人或援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說以為既薦則精誠少懈故孔子不欲觀既灌而往非也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謂精誠內充不假於物而其孚自顒若也至於薦則其孚固非有損假於物而有可見之迹也若

曰既灌而往則不欲觀則所以灌者為何事也

知之次也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段話說自來儒者解釋不甚通徹其要旨在作字上吾夫子當周末之時述作者紛紛不知惟聖賢然後可以有作如伏犧氏作易大禹皋陶之作謨伊尹之作訓箕子之作洪範皆有生知之賢明乎天人之際故能有所作以垂萬世之法式末世蓋有無知見之明而遽有所作者虛無詭異叢碎駁雜甚至無知於天地之間往往有之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如夫子之作春秋亦何愧於犧之易箕之範然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不以作經自任故嘗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其立言垂訓有及於述作之事而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其意以謂已之述作者如此故無悖理傷道迂闊不經之患雖不可以匹生知之賢聖亦可以為知之次與不知而作者異矣予於此有以見聖人退讓之意又足以明述作

之要云

叩其兩端之說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慳慳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一段說話亦學者之所難曉者先儒釋兩端為終始不知有何意義能知得兩端之說則數句格言通徹貫串洞然無疑者矣夫語道之要只是兩端真偽是也夫降衷之性存乎人道德仁義出於天然者真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發乎人之情者偽也天真不明而人偽勝則為小人為夷狄為禽獸天真昭晰而人偽不能亂則為士君子為賢者為聖人孔子發切要簡徑之言以曉悟學者無若此數語者矣孔子之意若曰我安能自有所知哉我之所知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知之者以不能明其孰為天真孰為人偽也二端不明而欲知道之所存難矣能照破兩端而別其真偽雖愚鄙之夫亦將竭盡其自然之知識而不疑於道矣故曰有鄙夫問於我慳慳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慳慳者未有知識而誠慤內充者也故夫子叩以兩端而遂

能洞曉若先有知見則又為聰明所累未見其能竭焉也

### 子路

孔子於群弟子之中貶駁季路處甚多季路於孔子亦有相抵忤處學者往往以此少之僕謂孔門自淵騫伯牛仲弓數人以下可以進道者無如季路如顏子之如愚蓋與聖人心相契合者如子路則有疑而未達之處不肯遽以為是故不能無抵忤處夫學道到有疑處最是罕得其與尚右尚左之徒有問矣

### 孟子

孔子之後可以傳道者莫如孟子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欲焉得剛且如子路之行行可謂剛強不忤不求可謂無欲然亦尚有未到處夫子以此未許只剛之一字所占地位甚廣孔子所以嘆當時之未見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浩然之氣之說以為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因夫子未見剛者之言而發明之也孔子之繫易有曰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深明厥旨

於是有性善之說推原人心其惻隱者為仁之端羞  
惡者為義之端辭讓者為禮之端是非者為知之  
端以為天然固有之善人生而具者是因夫子繼之者  
善成之者性而發明之也其它言行與孔子契合者甚  
多故曰可以傳夫子之道者莫如孟子也

### 諸子言性

先儒嘗謂孔子之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相近之  
說而不言其善惡自孟子始有性善之說孟子既以  
為善故荀卿以為惡善惡子思荀已言之矣故楊雄  
以為善惡混善惡混楊雄既言之矣故韓愈以為  
有上中下三等起諸子紛紛之論者蓋自孟軻啓之  
是說何其淺也君子之語道惟其是而已豈宜求異  
而自立其說哉殊不知孟子性善之說蓋本於易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其言當於理真不易之論也  
荀卿之所謂惡者是以情為性也楊雄之所謂善  
惡混者是以習為性也韓愈之所謂上中下三等是  
以才為性也皆不明其本明其本者惟孟子性善之  
說為至當



執中無權之說

孟子嘗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所以酌輕重之宜而不失其當者也人知執中之為是而不知有權之與執一何異孟子雖洞明此理然而臨事之際亦有執而不通處如云可使制挺以撻齊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德義之尊足以無敵於天下也彼戰國之時縱是有德有義如廉頗白起之朋未易以挺撻也如其說可用則虞舜周文自當制挺以撻三苗與崇國矣孟子又有答臯陶為士瞽瞍殺人之說曰執之而已是又謂天下有至公之道人主不得而私也豈有人臣行法而執天子之父之理使其可執舜負之而逃又當追捕也豈不知議親議貴公道自存乎其中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是亦公道非有所黨也故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孟子如此等言論廼躬坐執一之病也故荀卿詆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雖非之太過亦有以致之

浚井焚廩

孟子云瞽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倉廩父母  
牛羊父母琴朕弫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此亦  
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誤以為然也堯以二女妻舜  
之後即有遜位之舉其時舜居攝十六相在朝豈  
容象之作亂至於如此縱使能害舜象果可以  
奪取琴弫掩有二嫂乎焚廩而不為所害故史  
遷有兩笠自捍而下之說掩井何以能出故史遷  
有從匿空處出之說皆相承謬誤而附會之者也  
君子所不取

此條脫題瞽瞍瓜隸四字  
應補

書云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允之為言信  
也若之為言順也言瞽瞍見舜純孝如此亦為之  
感動而信之順之也方在歷山之時已能以至誠感  
動瞽瞍而使之信順象之傲慢於此亦必少悛矣  
故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人日與善人居則不  
能不化而為善與惡人居則不能不化而為惡况  
乎終日與頑嚚傲狠者居日以戕賊殺害之為務

雖是賢知者所居此地豈能不為之動心而憂甚  
懣之心哉忿懣之心一萌則至於姦矣惟舜大孝之  
誠根於天性如真金之在鎔百煉而不可變易故  
能進進以自治不至於姦其於父子兄弟之間能  
盡其道也如此堯又欲觀其所以處室家者於是  
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行而二女果不敢恃其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書所謂嬪于虞者是也夫  
夫婦婦父子子兄弟各得其所而人道極  
矣故堯舉天下而付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

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孟子所謂底豫即書之所謂允若者  
也蓋嘗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倫之常道中人  
皆足以服行惟舜遭人倫之變厥父母厥弟不惟  
不慈不恭而已日以殺之為快而舜則惟盡其在  
已者而不顧其在彼者至誠所格而瞽瞍亦為  
之悅豫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益明矣至此而臻  
其極致矣故史稱明德自虞帝始非謂堯以上明  
德不著於天下正謂虞舜遭人倫之變而克盡其

道使三綱五常之義一定而不可變謂自虞帝始其誰曰不然哉

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

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於東郭氏景丑難之孟子無以解紛迺引曾子之言以應之且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嘗曰道辭知其所窮躬自蹈之矣

耕者九一

井田之制什一而徹孟子言耕者九一何也蓋一井之地為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食公田則是九一安得為什一也蓋八家於公田百畝之中又得二畝半為廬舍八家共占三十畝只為八家耕八十畝八家皆私百畝為公家耕八十畝每家十畝是什一也孟子言五畝之宅者此外保城之中又占二畝半冬月居之是為五畝之宅

金聲玉振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之意蓋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者力量皆到得聖人地位曰清曰任曰和俱得為聖之事如射之能至者也但三人者各得其一而未能兼通惟孔子為聖之時時清則清時任則任時和則和如射之有至又能巧中者也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謂其兼聖知而全盡之也如三人者但力量可以到得聖人地位而未能全盡聖知之事譬如射者能至而不能中也始終條理者自舉樂中金聲玉振為喻條理二字與清和任集大成之義初無干涉蓋作樂之條理鍾為始而磬為後始以鍾聲合樂至其成則以磬聲為準故周禮以鍾鼓奏九夏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金聲為始而玉聲終之也孟子取喻若曰金聲也者作樂之中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作樂之中終條理也始條理主謂金

聲以磬知之事謂金聲有洪有殺圓轉而善應也故為知之事終條理者主謂玉振以譬聖之事謂玉聲有一定之體而不可易故為聖之事條理或於作樂鐘磬之始終初不指聖知為言也學者不明其旨遂謂始條理者是知終條理者是聖至出聖知始終條理論不知知如何是始聖如何是終知之條理如何聖之條理如何科舉之文穿鑿撰造必巧為之說牽強可知矣

### 盡心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知性而知天是知見之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履踐之事

#### 辨經傳所言天

經傳之言天有二義有天地之天有自然之天夫天之與地固一定之名天下有自然之理非出於有為知見之所不能到則歸之天此非天地之天蓋自然之理不可以形迹窺而謂之天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說者便謂性出於上天之所命夫天固主死生禍福之

權又安能以性而與人哉苟能以性與人賢知愚不肖天何畀付之不同哉故中庸之所謂天命之謂性以性乃天然固有而命之於人者也如孟子所謂知夫事天知天者謂明乎天然之理事天者謂循乎天然之理也

此下二條當依圖本次于路條

### 天上帝

後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或以天與上帝為一伊川謂以形體言之為天以主宰言之為帝非也后稷配天者謂昊天上帝也文王配上帝者謂太微五帝感生者也周官大饗是祀昊天大旅是祀五帝周家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文王受命作周故配感生帝周家不德即是以文王配靈威仰之帝也

### 微生高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說者皆謂孔子言微生高之非直是不明夫子之意者也夫直之為言有二義有正直之直有執直之直正直之直固君子之所尚如易所謂直方大者是

也執直之直君子少之如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  
蘧伯玉是也微生高者想在當時有以執直名之者  
夫子見其乞醢於鄰一事有以知其亦能圓轉委曲  
以盡人情初非執直者蓋取其就直之中亦能圓  
轉也不然則乞醢於鄰以與人何至得罪於君子  
之門也哉

### 畫邑

東漢注云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  
安城東南有畫水因名焉孟子去齊宿於畫今學  
者相承讀為晝夜之晝嘗考之齊地即無晝邑趙  
岐云齊西南近邑也按史記王蠋畫邑人注云晝齊西  
南近邑畫音獲與東漢注音同蓋讀為晝者裕  
師相承之誤也又水經注云臨淄西南二十五里有  
畫水土人謂之宿留水以孟子去齊嘗宿於此故也  
水西有王蠋墓



天文曆數說

四遊

先儒嘗有四遊之說謂地居天中有升有降或南或北其說謂地在天之中舊說如卯之黃者是也自春分漸降而又漸漸著南至夏至極南降而下一萬五千里自夏至以後即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秋分上與春分等自秋分又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冬至極北升而上亦一萬五千里冬夏二至地或南或北升降上下於三萬里之間故冬至地升而上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北故日居於南而去天近所以日晷至短夏至地降而下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南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比皆居中適平在三萬里之中日居天地上下南北之中故日晷不長不短其說見於鄭玄不知其說自誰始亦大費思索矣然非至當之論也蓋緣先儒不詳渾天之形覩日有南有北去地有遠有近而晷有長有短故為是說殊不知地至靜之體安得有遷動轉移而上下升降南北往來之理哉蓋

渾天之體其形如卵地居其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圍其外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運轉一周赤道帶天之絃居南北二極之中黃道斜運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在赤道內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外極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日之行雖曰左旋而實循黃道又有南有北冬至則極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夏至則極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與黃道同春秋二分則當赤道與黃道所交之中南去冬至日之所在二十四度北去夏至日之所在亦二十四度二至二分或南或北進退往來於四十八度之間緣天體北高而南下南北二極相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而高南極入地而下天形北高而南下則天之中亦道之中分南北者不在人頭之上而近南稍下矣猶是冬至日行至黃道極南之處去地近而晷短夏至日行至黃道極北之處去地遠而晷長蓋兩極居天之樞一高一下日循黃道運於其中故冬至日行地下多而地上少夏至日行地下少而地上多此日晷長

短之不齊耳明乎渾天之象則日月星辰之行與夫四序推遷之道如示諸掌四遊之論無取焉爾

### 地深厚之數

天體周徑以度推考之亦可以步里計惟地之深厚古人未有言其數度者予嘗冥搜而得之地准天度之數厚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蓋用天輪運轉與刻漏而推之也其說斷然有不可易者非臆測牽強而云爾也蓋日入地即為夜出地面方為晝將昏時日已入地矣更二刻半方黑曉時日未出地面先二刻半已明用此為旁照則地之深厚之數不可逃矣夫日已入地而未黑者蓋尚在地之側而未入地下故光透上而未黑也至二刻半轉入地下而始黑矣日未出地面而先明者蓋已出地之下故光透上而先明也至二刻半而日方出於地之面矣日之出入隨天體而運轉一日一夜而一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凡百刻百刻之中日隨天運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計二刻半合轉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也予嘗以此約昏旦地之厚薄少差則晝漏夜

漏於二十四氣之中皆差惟是此數與曆相應

### 天地之形

舊說天形如卵地如卵黃中高而四隕予嘗深究之天形如卵是也謂如卵黃中高而四隕非也地居天上下四圍之中其形如餅北微高而南微下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為之深厚此地之真形也夫洛陽陽城縣為地之中若地中高四隕則陽城之地當絕高於天下而東西南北皆漸低而卞望陽城若居霄漢之上矣今地惟北高南下則知中高四隕之說為非是也或曰地有山嶽河海高下之不同烏得其平如餅殊不知以人之所覩言之其險夷萬狀安得如餅以天之高遠地之深厚言之山嶽河海之為高下曾幾何也升乎宇宙之表而下視之吾見其平之如餅矣

### 渾蓋

說天之家有曰周髀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而歷代太史氏之所用者不出於渾蓋揚子雲深於天文者也其法言語蓋天則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語渾天則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幾乎莫之能違也夫渾蓋之為用一也但蓋天之形狀如倚蓋故南方星度漸向踈闊不與近北者同又南極隱而在下當與北極相對無地位可以指定其處此其不如渾天之密也然渾天惟制器可以備列辰象不可以為圖凡今之所謂渾天圖實蓋天之法而寫蓋天之形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儒者解釋徃徃不明愚謂璣者周旋而運轉者也衡居中而不動者也璣之運轉必出入乎衡之上下以正朝夕周旋而運轉者天也居中而不動者地也以

是知璿璣玉衡即渾天也洛下閎諸公其知此矣愚以玉衡為地則所謂池之形如餅者信矣此說惟深於天文者可語當今有張子平者僕將特是說以質之

### 二極隱見之度

舊說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隱而不見唐志云南方浮海者見老人星下有星明大者甚多而不知其名所謂隱而不見者也按老人星常於二月八月見於桑榆間蓋居南極七十二度之外出

乎地面之上者也北斗之星常轉著於地而復起蓋居  
北極七十二度之表者也天地極而高南極下其說然矣  
愚嘗推究之二極之出地與入地皆不及三十六度之  
數其出入之度實二十四度而已何以明之北極與南  
極相去一百八十三度弱南極又在地下三十六度則  
自北極而南至地面一百四十七度南極至赤道九十度  
半弱冬至之日又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三十六度又入地中  
冬至日中時日去地只有三十度半弱天地面而至天  
中謂之天徑之半則其高六十一度今冬至之日當日  
中時去地僅三十一度半則冬至之日晷不能及四十  
刻其它四時之刻皆不能如數矣僕嘗為天文圖  
南北二極隱見之數只用二十四度之計地之深厚以日  
入為夜日出為晝四序畧刻其數符合分毫不差惟  
曆家通曉者可以語此二十四度之說古人亦嘗言  
之而未詳也

### 月蝕衝

曆家考中星推五緯與太陰之纏度皆目所能覩  
可以的知其在其星幾度惟太陽特可以數而推其

所在欲觀其的在某星幾度光既燦目而星象皆  
沒無由可窺夫日蝕必於朔月蝕必於望日蝕必於朔  
者月魄掩之也月蝕必於望者日光燦之也欲知日度  
之所在但於月蝕之夜窺其在某星第幾度上蝕此  
星對衝是其星第幾度審其時刻則日行之度定  
在於此古人謂之月蝕衝便從此起筭最為親切假  
如月蝕亥時在角五度則日於其時定在奎十四度也

### 土王

一年之氣春為甲乙木夏為丙丁火秋為庚辛金冬  
為壬癸水中央為戊己土十有二月分於四時而土居  
四時之中蓋四時之末各有十八日土王故立春後七十  
二日而土王十八日然後立夏立夏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  
日然後立秋立秋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日然後立冬立  
冬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日然後立春四時各十八日亦計  
七十二日是一歲之間五行各占七十二日而土在四時之  
中故曰中央土禮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者也

### 氣候

陰陽之推移俯仰之間則已變矣但其變也微而未

顯至五日則小覺矣故五日為候三候十五日其變稍著故三候為一氣自此更六氣其變大著故六氣為一時曰春日夏日秋日冬四時具而成年凡一暮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成四時而一周天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共三百六十日據一暮之數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所少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故分一日為三十二分每氣管十五日七分此七分前後相通一日凡百刻分為三十二每分管三刻八分刻之一也

雜說

赤壁賦

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而同以大要約之亦只合在危室間無緣在斗牛又指黃州赤壁為周瑜敗曹公之處皆不然赤壁蓋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周瑜嘗語孫權請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夏口即鄂州也愚嘗謂宗師



大儒以傳先聖之道立言為書以詔後學為已任至於天文地理所謂未學初不深究也如孟子稱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泗水蓋自兗歷鄆逕徐至下邳而入淮汝水亦自汝至蔡州汝陽縣西北而入淮二水俱入淮而淮水東注于海未嘗至江孟子鄒人去淮泗不遠所言尚有差誤則知大賢宗師不當責以此也

### 韓信自當項羽

伊川先生語錄云惜乎項羽韓信司馬仲達諸葛孔明不曾合戰得於中原戰得幾場方有可觀此言蓋有為言之也四人在當時親見之者且不能決其勝負後之人按紙上語出於臆度據謂孰勝孰負一彼一此甚無謂也伊川之言蓋厭後世紛紛之論也按班固陳壽二史所載司馬諸葛韓信項羽委是不曾合戰而史遷紀中垓下之彼云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羽敗遷史謂之寶錄此一項最是大事必不虛書班書不載亦別有說伊川謂不曾合戰偶有不照耳

### 荀卿史遷作文之體

詩家用古人意造語謂之脫胎著書作文亦有之如書云甲子昧爽至于商郊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荀子則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歷曰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嚮言歷曰于牧之野即昧爽至于商郊也言鼓之而紂卒易嚮即前徒倒戈也是脫胎法也荀卿此一篇自周公相武王以伐紂一段其文極佳又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司馬遷史記則云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即堯典嬪于虞之意蓋將嬪于虞三字衍為十餘字以敷暢厥旨亦自好也

學者自出已見

本朝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考試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綠竹青青詩不依注解作王芻篇竹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草不足以與詠武公之德注說遷就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奧之竹祇是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

著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為不識題意乞再取安  
度所試三題詳定下學士院看詳並惟合格惟詩  
不合自出已見亦非純謬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愚  
嘗謂注疏之學執而不通之處固多有之前輩讀書  
徃徃欲有師承必務遵守其說明有所據依也其首  
出已見如吳安度者理致甚當再加詳定尚以不  
合自己見為過自非宗工鉅儒為世師表有以發  
明經典之微旨奧義者則不敢輕視傳注而用其  
臆說故學者有所傳授而士風淳厚時世日趨淳薄  
學者觀書不務本原傳注雖存而未嘗省覽即用  
已見立說反謂先儒所不能到甚可嘆也近有朝士  
居常以大儒自負一日為僕言禮記云儒者點句之誤  
曲禮云席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南嚮北嚮以西方  
為上且如今之屋宅面嚮北得以西方為上嚮南安  
得以西方為上也面嚮西得以南方為上嚮東安得  
以南方為上也元作四句點今當作六句點當以  
席東嚮西為一句嚮又為一句以南方為上為一句  
南嚮北為一句嚮又為一句以西方為上為一句是以

屋宅坐東嚮西坐南嚮北為言鄙俚訛謬有如此者既不詳正經之文又不觀鄭氏之注而用其臆說者也殊不知禮經非以屋室嚮背為言蓋以坐席相對為言南嚮北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西以次而下是西方為上也東嚮西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南以次而下是南方為上也蓋謂賓主在坐之人布席相嚮而坐東嚮西嚮則南方為席端南嚮北嚮則西方為席端經文先以席一字揭於其上故鄭氏以布席席端為解可謂允當矣如朝士之說良由讀書鹵莽而又果於自用故也予當時聽其說幾乎失笑因悟熙寧有司貶黜吳安度未為過蓋防其末流之弊將至此也

李照論樂以十龠為合

二帝三王之世莫不以律度量衡為要務故有虞氏巡狩省方必以同律度量衡為先而夏禹之訓亦以閔石和鈞為重此有國之成規生民之日用詎可忽哉

本朝李照修天樂耗費

朝廷財用不貲於度量之間甚有踈舛黃鐘律容千二百黍是為一龠合龠即為合李照却云十龠為合其失也甚矣蓋據書坊中本為言也

### 納音

禮云十二律旋相為宮蓋十二律應在十二月每月各自為宮各自有商角徵羽共五聲作樂謂之一均故十二月有十二等宮聲十二等商聲十二等角聲十二等徵聲十二等羽聲其清濁高下各自不同總十二月為六十音謂之納音者納此六十音於六十甲子之中也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是十一月十二月之商聲也丙寅丁卯鑪中火是正月二月之徵聲也戊辰巳巳大林木是三月四月之角聲也庚午辛未路旁土是五月六月之宮聲也甲寅乙卯大溪水是正月二月之羽聲也以類推之不必既舉是為納音

### 感生帝

五行之帝居太微中受命之君必感其精氣而生東方木帝曰靈威仰西方金帝曰白招拒北方水帝曰叶光紀南方火帝曰赤熛怒中央土帝曰含樞紐

以木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靈威仰金德受命有天下則祭曰招拒水德則祭叶光紀火德則祭赤燁怒土德則祭含樞紐謂之感生帝故周人祀靈威仰

本朝祀赤燁怒是也

### 韓愈詩文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愈得其傳荀揚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

遷揚雄殆無以過其行已亦中正可為後人模範然其文亦有大不可人意處如讀書城南詩今士人家家誦之盤谷序舉世稱善愚謂二文迺文公之失如美玉之瑕玷而人未之察也夫君子之讀書以求仕進本為行義達道以遂其志初非為富貴榮名計也如公孫衍張儀操縱橫之術當世之君奉承之不暇蘇秦綰六國印儀從比王者而孟子視此輩比之妾婦其自為則曰後車千乘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然則平日之所養可知已今文公二篇之文迺以潭潭之府粉黛

列屋為大夫夫得志之事何其陋也愚每讀其文至此二篇則情緒作惡者移時不能釋今人以此訓後生不幾乎以文錦覆陷阱者哉

### 韓柳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為首而子厚次之二公平時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文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玄法言退之特不作作之加瑰竒詳究其作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如退之元和聖德詩序劉闢與其子臨刑就戮之狀讀之使人毛骨凜然風雅中安有此體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清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畢所作無異矣

### 歐文

歐陽永叔之文純雅婉嫵使人讀之亶亶不倦然此之韓柳所作則雄深道勁不及也雖各自有體然亦傷助語太多如醉翁亭記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語

可去如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則其字  
可去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山之間者釀泉也  
則而字可去瀉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  
而不知人之樂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閑字削去之  
則文加勁健矣大抵為文要須移動一字不得方好

### 釣臺記

聞之前輩云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其文已就  
召人能為改一字者當有厚贈有一士人乞改一字記云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乞改德字  
作風字公大喜遂改風字因厚贈之改德字作風字雖  
只一字其意味深長文益大增勝矣

### 坡詞

坡詞卜筮子山谷嘗謂非育中有萬卷詩書筆下  
無一點塵氣安能道此語愚幼年嘗見先人與王子  
家直閣論文王子家言及蘇公少年時嘗夜讀書  
鄰家豪右之女常竊聽之一夕來奔蘇公不納而  
約以登第後聘以為室暨公既第已別娶仕宦  
歲久訪問其所適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詞云



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句正謂斯人也揀  
盡寒枝不肯棲風落吳江冷之句謂此人不嫁而云  
亡也其情意如此纏繞使他人為之豈能脫去脂粉  
清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輕發也而俗人迺以其詞中有  
鴻影兩字便認作鴻雁改後一句作寂寞沙洲冷  
意謂沙洲鴻雁之所栖宿者也愚每舉此一事為  
人言之莫以為然此可與深於辭翰者語豈流俗之  
所能識也哉王子家諱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秘閣與  
先人道此語時在紹興三年寓居於婺州蘭溪縣  
之西安寺王公時已年七十餘蘇子由之壻也有文章  
書字與東坡相似先人嘗謂其字法得於東坡王公  
云東坡本學徐浩書某亦學徐浩書偶相似耳其  
言三蘇故事甚多愚幼小不能記也

### 論詩

作詩有與古人偶相類者僕嘗於初夏間作詩其中  
聯云縑車籬落桑陰盡土鼓鄉亭稻葉青吳江宰  
黃濟卿見之曰此荆公意也荆公嘗有詩云縑成白雪  
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其措意造語皆略相似

然僕作此詩時初未知荆公有此一聯也實偶相類耳

### 唐贊

唐文宗贊稱其勤政有曰唐制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讀者或不明其義蓋唐制視朝不用雙日且如月一日有旨揮輟朝三日則輟初百初三日初五日以雙日元不用也初六日當放朝又是雙日至初七日方放朝也然則輟朝三日雙日不用是輟六日今皆用雙日則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即放朝以此知其勤政

### 鵬賦注

解釋古人之文最是難事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如賈誼鵬賦有曰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注云絕聖棄智絕之棄之用力甚勞豈能超然自喪也哉

###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出師司馬懿將兵禦之懿曰亮誠勇者若依山而東且當避之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孔明果西上五丈原司馬仲達謂其叅佐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提卒十萬已墮吾策中破之必矣當時之

人與後之讀史者皆謂孔明已為仲達所料殊不知孔明之出本欲先取隴右然後取關中故魏延請以三萬人為可會於關中而亮不許也其一定之畫如此故必須向五丈原司馬仲達皆曉識兵勢者其智謀足以先料知其必由五丈原也故為是說以詭衆而作其士氣耳是仲達之點數也若果足以制勝何至堅壁而不進哉夫用兵之道作將士之氣為先不可未戰而使其氣先挫故宋武帝征慕容超兵踰大峴而幡竿折軍皆失色武帝喜曰昔征盧循幡竿折而破之今幡竿亦折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枿畝人無匱乏之憂破之必矣皆所以作士卒之氣也李晟之平朱泚時彗星見諸軍皆喜請速進兵晟以為星象之變不可測忽有退舍則吾軍不戰而其氣先息矣故善用兵者必以作士氣為先不可不知也

### 堅壁

廉頗堅壁不戰以拒白起司馬懿堅壁不戰以拒孔明皆深曉兵勢者蘇先生所謂與智將戰則持之者是也

以少敗衆

用兵固有以少敗衆者如周瑜以三萬人敗曹公于赤壁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於淝水是也然不可以爲常兵法十則能圍之倍則能戰之故王翦攻楚必用六十萬人垓下之役淮陰侯亦以三十萬當項羽比皆以全制之者也

仁宗朝西邊用兵劉平任福葛懷敏等三敗皆破軍殺將然五路之地不至陷失者以鄜延環慶涇原鳳翔等路皆屯重兵其當敵之衝要者不下數萬人足以控制之故也紹興初北虜之勢方熾偽齊子父僂勞作難歲為邊患然而兩淮荆襄四川皆足以防禦偽齊終以無功被廢者以韓世忠屯淮陰劉光世屯合淝岳飛屯夏口吳玠屯河池各不下一二十萬人足以控扼之也王彥之守興勢紹興二年虜將入寇時劉子羽在興元吳玠揚政在河池先戒彥以不可輕敵彥以殄滅草寇得雋居多而欲自用暨兀朮率劉益等犯金州彥以五千人背城而戰果至失利走達州吳玠揚政劉翬等共守饒

豐嶺以逼其鋒虜攻饒豐逾月不得上嶺之旁有  
松門關者峻險不可陟吳玠等慮其冒險以出  
吾不意乃使郭仲以以五千人守之以防不測虜  
果自松門攀木沿崖而升郭仲不能支遂失松門  
虜兵迭出饒豐之後吳玠等大驚急引兵退柵  
定軍山以守之時張魏公置司在閬州議欲徙  
司成都四川大震自非魏公威信之明玠等重兵  
可以制敵幾失四川辛巳虜人悉起西北之兵傾國以  
臨淮甸劉錡細順昌八千人之勝不復以重兵壓境  
而乃分布其兵於諸郡王權守鍾離當虜堂堂  
之衝所領止三萬人虜軍初集思慮精專而兵力  
數十倍長驅南下勢若震霆王權安得不焚燒積  
聚而為宵遁之計哉辛巳兩淮失守劉錡之罪  
也

### 記時事

紹興五六年間既誅滅楊公平定李成等四方無  
虞民俗安妥

高宗圖回收復中原計張魏公力贊之其時吳玠

鎮蜀漢岳飛屯鄂渚韓世忠劉光世分守兩淮岳  
飛陰結宛葉間豪傑反招誘大行雄強有請軍  
號而往者飛慨然有掃清河朔之志而韓世忠亦  
悉師攻下邳以圖山東國威甚震虜人稍懼又偽  
齊劉璘等連年入寇喪失軍實甚多知進取之無  
益由是有請和之意秦檜在虜庭時以熟知虜人  
之情既自虜中脫歸居中參預朝政於是力主講  
和之議自是南北安靖北邊無犬吠之警者垂三十載  
人皆歸功於檜而不知檜之所賴以濟和議之成者

迺高宗神武而諸帥攘袂徇國之功居多也和  
議之前朝廷有親征之舉詔書宣布僕先  
人嘗有歡喜口號三首謹錄之于左其詞曰諸將  
宣威正此時一人神武萬軍知無煩司馬誅莊賈  
共笑隋侯侈少師又曰要將孝友求張仲莫把魁  
梧望子房神略廟籌歸變化帝圖王業自安強  
此篇主為魏公也又曰吳岳川襄百萬兵韓劉淮  
甸兩長城頗聞時雨蘇諸路更看壺漿走四京等  
時國勢方張諸將往往不樂和議岳飛力爭之父

子被誅而其議乃始堅定

石米

建炎間年飢嚴之壽昌縣乏食尤甚縣官日食  
湯餅細民磬磬無告有掘山地者得土極細而  
白其人取而食之亦能止飢縣人遂相率爭取食  
之謂之石米用湯調和如米粉製造市井賣糕餅  
人亦製造以賣愚幼時曾買食味甘酸稍帶土氣  
食之臟腑亦無恙小民貪得無厭其取過多土輒  
坳有覆壓而死者者至其秋小稔則其土遂窺  
惡不可復食矣此事極異又愚所親見者因錄  
記之

唐太宗

唐太宗誅建成元吉而有天下與齊威公殺公子糾  
而得國事足相方齊威以康合之功見稱於仲尼  
以其有德於斯民者大不得以過而掩其功也太宗  
雖有誅建成元吉之過其親定禍亂而治底升平  
有德於斯民者又非齊威之比使其出於孔子之  
前則誅殺兄弟之過亦可略去然於誅建成之際使

尉遲景德入侍 高祖高祖驚惶失措既迺不得已而遜于位使在春秋之前當作如何書也又太宗於唐有人臣不能為之功固天命之所歸究其兄弟之爭始由杜如晦與建成家人爭道有隙稔成其禍至於同氣被誅 高祖見偏其事皆出於如晦故史臣稱如晦善斷竊金者為盜竊國者為諸侯斯言信哉

### 二帝三王之樂

有虞氏之樂以簫為主當田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以簫為主也商人之樂以磬為主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以磬為主也周人則以鐘為主周禮鍾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以鐘為主也夫八音之中匏土革木特為和應其為樂之綱領者金石絲竹四者是也四者之中一曰鍾而磬次之簫又次之瑟又次之按伶州鳩云古者神瞽考其中聲以量之以制律均鍾又司馬遷史獨存生鍾之法則知鍾者八音之首也故周人以鍾為主按十二月鍾磬皆有特懸諸器皆用鍾磬為均又石聲難調石聲和則衆聲皆和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則磬於八音當次於鍾而與鍾同為衆聲之首也故商人以磬為主又聲本於律律今斷竹以為之後或以銅或以玉為之故簫之為器亦可以度調故有虞氏以簫為主也舊說謂韶樂稱簫見細器之備非也

### 五行避忌

避忌自古而然周家祀天神地祇人鬼皆不用商聲以金尅木周木德忌之如洛陽或從水或從隹漢郡洛漢為火德忌水故去水從隹魏承漢祚亦都洛魏為土德水土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隹架說見魏略

### 氏號占兩地

堯始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季札始封延陵又封於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

### 秦楚皆三遷國都

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按秦水出隴山秦谷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今秦州之地也至德公始都雍至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立方治咸陽自秦亭又凡三徙國都楚熊繹始封丹陽其地在今荆南之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平王城之是為郢都襄王二

十年秦拔鄢郢徙都于陳考烈王二十二年又徙壽春歷  
三世二十年而為秦所并自丹陽又三徙國都

### 范增

漢高祖嘗曰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高祖  
之云亦怵於鴻門榮陽成阜之阨免於見殺而云爾僕觀  
范增之為羽計者主於賊殺漢主事而已至於深謀遠  
慮圖回天下之成筭婉畫增蓋未之知也劉先主關雲  
長皆常居曹魯掌握中而公無害之之志者恃吾有以  
制之也予於此有以知曹公有取天下之量與增之所見異  
矣且夫英雄崛起將以成當世之大業其道有三而成害  
其敵不與焉一日順民心之所向以為已資二曰據形勢之地  
以為根本三曰求當世之奇才以為任使舍是三者雖僥倖  
而得亦不旋踵而失之范增之相項氏於三者之中不能有  
其一焉矧矧然務在乎賊殺漢主而已使如增之謀可以殺  
漢主而亦終不能者天下也當秦之斃六國也楚自懷  
王之見執其人雖秦之志痛入骨髓故其諛有曰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其人心所向可知矣劉項之起推懷王孫心為  
主故豪傑風靡而爭趨之使范增有謀當教項羽翼

扶義帝以令天下大業未就而先放殺之增無一言以諫  
羽增之罪一也關中形勢之地以周公營洛之舉如其切  
猶重於遷不肯輕駕而東者以其形勢足恃也羽之關  
不能據之以為根本示天下形制之勢則英雄知所向矣迺懷  
思東歸焚燒屠戮以肆其暴特一臣寇之所為耳豈  
能有帝王之度哉而增無一言以及之增之罪二也韓信陳  
平當世之奇才皆嘗處羽麾下增不能一言薦之以為羽  
用卒歸於漢平為漢之謀臣而信分漢兵獵取群雄若孤  
豚然終以三千方斃楚垓下以濟大業增之罪三也增有三  
罪皆足以亡國予故曰高祖之云亦休於鴻門蒙陽成臯之  
既免於見殺而云爾也若增者豈天下之真才者哉

劉先生

曹公將征烏桓荀彧以為劉備在荊州必教劉表襲許  
挾天子以令天下曹公不從決竟北伐劉備果欲乘許下之  
虛言於劉表表不能從既曹公北還兵勢大張出師以臨  
江漢劉表甚恐謂備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備曰當今天下  
紛紜機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亦未足為恨  
也夫常人之情少有所得則盈滿少有所失則沮喪英雄之

處事則不然失之東隅則欲收之桑榆豈以失而挫其志哉故高祖百戰百敗而氣不少衰劉備始得豫州而曹操奪之中得徐州而呂布奪之其氣未嘗少衰也終能取荆收益以成鼎峙之業非天下之英雄其孰能與於此哉劉先主之英槩僕於對劉景升之言見之矣

### 天雨

天將雨必先蒸濕雲氣騰結而後雨降又龍見而雨必旋至以雨主於龍乎則何待於蒸鬱而後雨作也又有薄雲而為雨者且龍所取江河之水曾幾何而能為泛溢襄陵之患者何哉二者之說蓋無定論也俗諺有云人能變火龍能變水此雖俗說細詳之亦甚有理夫天下之理不能以無為有有其本矣亦必有所待而後發見夫水之為性火實存焉然火無以自見人以灼之火而變之則木俱火也也至於焚丘陵燎原野無所不可者假人之力而致之也雲之為氣水實存然水亦無以自見可以為霖霖霖而不可致霧霧龍以酌之水而變之則雲俱水也也至於漲江河盈澗谷亦無所不可者假龍之力以致之也火水雲龍二者相待而成者也俗諺雖有此說然不能推其理之

所在因為之說

### 唐太宗

唐太宗將以晉王為嗣功臣不順對長孫無忌等取佩刀以自向而晉王之立遂定是為高宗其後武后專政唐室幾於不祀帝王之為萬世慮當擇賢嗣以為宗廟社稷之主無賢嗣則當如堯舜為天下計舉賢者而付畀之何至任情循私而屬意於其所甚愛者乎如唐太宗引佩刀自向之舉迺房第間婦人女子之所為也僕不謂創業英武之君而為之何哉漢高祖欲立戚姬之子如意一見商山四老從惠帝游則翻然而改呼戚姬而語之曰呂后真汝主也武帝既立昭帝為嗣慮其有母少子弱之患即日引鉤弋夫人殺之雖大傷於忍其為後世慮亦深矣漢高帝武帝可謂瞞理之明而決然能斷者不謂之英主可乎與唐太宗不可同年而語矣

### 儉倭

本朝太宗時西夏圍靈武甚急朝廷遣師援之費耗頗多上意欲棄之而大臣意謂失靈州則邊患將不已上意亦悟令兩府侍從集議時呂端向敏

中為相張洎在政府洎逆知上有棄之之意而不知其中變也當集議所面責二相謂其不能推誠徇國呂端曰張洎豈能進切直之言不過揣摩人主之意耳既而張洎上疏援賈捐之棄朱崖之說以進上曰卿所奏朕不曉一字還以付之洎慙懼而退上曰張洎果為呂端所料也大臣阿意順旨為利祿計者自古有之近世士夫又有依附權勢全無顧藉者紹興中秦檜秉權士夫爭取媚於檜為能甲戌廷試檜之孫勛在焉科舉條制已有官人不得作狀元時有學官入劄子謂朝廷取士當協公議不宜以有官無官為限蓋欲為秦勛地以媚檜也檜以其說形跡太露不答又檜生朝有一名士作九韶以獻其序云九章九辯亂世之音九韶之作以治世之音變亂世之音也其中篇有秦趙之語推原秦嬴與造父同宗且指檜為聖師聖相又以無疆祝其壽如此等語言姦邪不軌甚矣檜受而不報不能暴白其事明正典刑檜之意安在哉其人有文章嘗中甲科有時名與僕同歲作此文時其族人嘗出以見示僕觀畢即擲之至今談及其姓名視之如蛇虺然使其當兩漢之間撰造符命以為亂階

者斯人其首也富貴利達其誰不願然亦必以其道非  
道而得之抑何榮之有哉于時士夫若此類者甚衆姑  
識其尤者云

### 籌邊

方域之中天之所以區分內外隔限南北者其處有三其中曰  
大河其南吳淅其北曰大漠三者二在中國一在戎狄大漠雖  
無深險重阻而其地曠遠徑數百里無穀粟水草故  
匈奴畏漢者常居漠北蓋天以為夷夏之限也五帝三王  
之世北邊不過幽都朔方涿易之境古先聖王不矜遠略其  
於戎狄蓋振文德以綏之蓄威武以備之如斯而已下逮戰  
國燕趙之地與狄為鄰各務斥大其封域燕有玄菟樂浪  
趙以陰山高關為塞秦并天下逐匈奴戎人割榆中北  
假之地西北陲比前代益邈逮漢中華葉大將軍驃騎之師  
疾戰窮追氍裘遠遁王庭丘墟自漠以南實為內地魏  
晉而降迄于隋唐大較幽燕之壤未嘗不在中國也自石  
檀順新媯儒武靈應襄朔蔚十六州以畀之由是函夏北  
邊近逼雄霸歷代設險襟喉高鏞之固剪棄弗有大

河之阻雖在中國而北邊之地率多平陸無高陵深谷之阻  
戎馬奔突始難控制而虜勢益橫為中國患我國家  
祖宗神武不殺鑿漢唐窮兵之失不以蕩夷芟獮為快  
太宗皇帝籌安邊之計端拱中嘗下詔其略曰悠久之  
計在於設險若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為後世笑  
朕今立法令沿邊作方田可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雖彼衆  
百萬無所施其勇方田者蓋類古井田溝洫縱橫若其高  
然所以隔限胡馬抑彼長伎太宗皇帝神機妙略急於  
用此真可以垂永制以詔後人也仁宗皇帝時又嘗植榆  
柳為塞以防虜騎之奔突亦設險之一端也其後林木既  
成虜人患之乃使間說雄州張昭遠曰楊可以為長梯砲  
梢昭遠遂斬以為用慶曆間上封事者或以為言於是  
下詔禁採伐二者之為邊塞之利其可以不知也哉粵自  
中原失守復失大河之險所恃者長江自江以北淮甸之區  
其地亦多平衍之巖整之阻亦猶曩時雄霸之北邊也近  
嘗見有司作堰儲石梁之水自天長以北頗為沮洳雖稍害  
民田亦得設險之意後聞已決之矣豈張昭遠長梯砲梢  
之間行乎誠使今日於真陽以北視其空曠之地舉行



二宗之良法講求石梁瓦梁之水利以限制北鄰扼其長  
驅之勢先為不可勝以代敵之可勝其度幾乎

酈食其說高祖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欲指成臯以東屯鞏維以拒楚酈  
生說漢王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  
分守成臯此迺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從之乃復  
守敖倉嘗觀漢高祖之取天下先用蕭何韓信之計自

南鄭還定三秦據關中形勝之地以基王業及楚漢相  
距則堅守力爭滎陽成臯之地遏其衝而挫其銳譬  
如鬪者扼其亢而搏其膺蔑有不濟者矣僕觀廣野君  
之說是誠曉達地理知山川之險要其言實關乎當世之  
大計者夫用兵要以知地理為先用兵而不知地理其猶木偶  
人是也諸葛孔明為蜀先主畫取荆收益之計其言天下  
之地理若指諸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務  
今人千里之外則曹然無所知何足與論四方之事哉按敖  
倉在今滎澤縣書云仲丁遷于跽詩云搏獸于罟罟之

地也寰宇志云教山在滎澤縣西十五里春秋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教鄆之間教鄆二山名也秦於此置倉是為教倉亦曰教庾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千方斛送教倉今屬鄭州○成臯乃春秋時鄭之制邑古東號之地故莊公曰制巖邑也魏犝死焉又名曰虎牢穆天子傳云天子射鳥獸於鄭囿有虎在於諫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玄畜之東虞是曰虎牢虎牢之名自是而得晉悼公城而成之以備楚因以服鄭水經云成臯有大坵山其地巖險秦以為關即禹貢大河之所經也崩通言項羽阨西山而不得進者即是山也成臯之北門曰玉門今在孟州汜水縣○太行山水經云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今懷州河內縣也按太行山有八徑第一軹關徑在孟州濟源縣西孔安國言桀之敗於鳴條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陽遂奔南巢即由此徑也又蔡邕曰太行之上有天井之高關是也太行河北之大山鎮也其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界○飛狐口據漢書章紀注云在今澤州青城縣飛狐之口如淳曰是上黨壺關顏師古曰壺關無飛狐之名臣瓚曰在代郡西

南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安次幽州縣也國朝雍熙中北伐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又敗之于飛狐北重進之師無一兵一矢之失即其地也按寰宇誌云今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之飛狐口也漢書王霸傳住亦云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南古之飛狐口也○白馬津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濟濮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黃黃溝也在今開封考城縣西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渡河居之所謂野處曹邑者也漢三年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與彭越擊破楚軍又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皆共地白馬有韋鄉韋城亦曰韋津又曰鹿鳴津今滑州之白馬縣是也又寰宇誌澶州臨河縣亦有白馬城德清軍黎陽縣東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率戶四万三千自鄴將徙滑臺至黎陽津燕魯王遣舡迎德會風飄沒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黎陽昏而水合是夜濟迄旦而魏師至水亦消津若有神助德大悅改黎陽津為天橋津高齊文襄征潁城仍移石濟關於此既造橋改名曰白

馬関此則白馬津之北岸也是數處皆關東河北襟喉之地詳究廣野君之說當其說漢王之時漢已得燕趙韓信將東擊齊楚漢相距於滎陽其言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者蓋欲以固燕趙之心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者蓋欲以斷齊楚之路也愚故謂其言實関乎當世之大計者又觀酈生之說齊王言今漢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是漢王已用酈生之言分兵守諸處矣抑知高祖之善用謀而識兵勢也

東園叢說下卷終

### 判府吳大卿劄子

宗旦辱

既長晟洛誦已深降嘆樂本叢說二書為學甚博造理甚深非近世學者所能窺測昔者徒見其

面而已書中所謂天文地理律曆象數此名數之學前輩多留心非得明師不傳未審果能仰觀俯察占往知來達之於用否惟復

止習知其義也繼此願  
示教連日冗奪報  
謝後緩尚望  
情察

右謹具

呈

知丞議郎

五月日朝請大夫知舒州軍州事吳宗宣劄子

石荒說二卷姚舜告藏本其中天文地理  
律曆象數言之繁而宗德中三楷道  
古者惜字粒米義興德興多聞之士  
埋沒不傳若此公者不知其幾矣即  
其樂存之不可得見更存之憐嘆云

道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